



鄂國金佗稗編卷第十八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九

公牘中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招安楊欽等申都督行狀

梁興奪河渡申省狀

乞襄陽府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劄子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乞便宜黜賊吏申省劄子

進兵渡江申省狀

乞朝辭申省劄子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收到胡清等申省狀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府申省狀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乞致仕養疾申省狀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旨恢復襄漢仰
遵 廟謨今已克平五郡惟信陽未下已調
發軍馬收復可以旦夕成功累准 御前處
分令飛條具利害防守之策來上飛已具管
見奏 聞去訖今月初七日再奉 指揮飛
之所陳皆蒙 俞允然今防守之策正在乎
分屯勁兵控扼要害飛雖已據數量差軍馬
於逐處屯駐然其勢力單寡難以善後況今
已近九月天氣向寒邊面尤當嚴備比聞諜

探虜意猶不可測飛朝夕計慮不敢少懈且
以初者恢復之時賊徒固守倍費攻取繼又
金賊劉合孛董僞齊李成合陝西河北番僞
之兵多至數萬併屯鄧州力拒官軍仰賴
君相之祐成此薄効今既得之實控上流
國勢所資尤宜謹守不可失也飛所乞六萬
之兵雖蒙 朝廷俞允然必待楊么賊平然
後抽摛第恐水勢未減江湖浩漲楊么未可
措手縱待十二月與正月間湖水減落便能

平治邊面備禦已失機會飛今見管軍馬兼
撥到牛臯董先兩項共一千餘人合飛本軍
都計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輜重火頭占
破在內欲望 詳酌令湖南留韓京郝晟兩
軍在潭州彈壓外將任士安吳錫軍馬盡數
起發及江西軍馬內令選擇成頭項者勾撥
三千人湖北帥司崔邦弼顏孝恭並撥付飛
相度分守計此五項止是二萬人內有不堪
披帶輜重火頭之數不下三五千餘乞

朝廷摘那以足六萬之數速賜遣發前來布
列諸郡以為久安之計利害至重恐不宜緩
伏望早降 指揮施行謹具申 尚書省 摺

密院伏候 指揮

小貼子飛被 命於鄂州歇泊別聽

指揮謹已遵依外契勘兵將暴

露日久例皆赤露天氣向寒衣

裝未備欲望速降 指揮令飛

本軍老小於一處駐劄施行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
旨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其王太尉先
與水戰見陣少却之後有首領因明率眾前
來荆湖南北路安撫司出首雖蒙 朝廷將
田明補武義大夫榮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
人然至今未霑寸祿深慮無以勸誘自新之
人伏望特賜 指揮添差田明充衡州兵正
鈐轄一次庶幾改過之人得以安卹謹具申
都督府伏候 指揮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奉 聖旨
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近遣武義大夫
閣門宣贊 仕將帶人船前去攻劫水
賊周倫寨 今據黃佐申今年四月十
四日到周倫 敵除當下殺死及掩

入湖賊

統制陳貴等九人奪

到衣甲

糧船了當契勘黃佐

首先

徒獲捷委是忠義勇敢理

降到空名告依便宜指

依前閣門宣贊舍人給付

申都督府伏候指揮

欽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六月二日

據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黃佐招安到水

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並到軍前除

已優加存恤外謹具申都督行府伏乞

照會謹狀

梁興奪河申省狀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先來結約

太行山忠義保社密為內應今據頭領梁興

等一百餘人奪河徑渡欲自襄陽府至飛軍

前除已一面招納外謹具申 尚書省 密院
伏候 指揮

乞襄陽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
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唐鄧隨
郢金房均州信陽軍元係京西南路今來收
復已久合仍舊貫欲乞改襄陽府路依舊只
作京西南路庶得路分速歸舊制以稱 朝

廷正名責實不忘中原之意伏候 鈞旨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府自收
復以來未曾差置監司切慮無以按察州縣
欲望 鈞慈詳酌除監司一員兼諸司事務
庶得官吏勤於職事不致苟簡以稱 朝廷
厲精核實之意伏候 鈞旨

乞便宜黜賊吏申省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克湖北京西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劄子飛一介寒微誤蒙 朝廷委寄兩路不敢不竭愚鈍以圖報 稱契勘管下州縣例經殘破正賴撫綏切慮州縣官或有蠹政害民賊污不法之人當此安集之初易以搔擾若不稍加振厲則民戶難以安業欲望特降 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本司一 面對移事理重者放罪仍具情犯職名奏 聞所貴官吏修舉職事

不敢苟簡伏候 鈞旨

進兵渡江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今據諸處申到番偽賊馬厚重欲分路前來侵犯飛比來目疾雖昏痛愈甚深惟 國事之重義當忘身遂不免於十一月十五日躬親渡江星夜前去措置賊馬外謹具申 尚書省

院密 伏乞 照會謹狀

并

乞朝辭申省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劄子契勘飛
准 朝廷指揮令前來 行在所奏事飛已
到 行朝適值 國郵隨班入臨欲候除服
日即乞 朝辭伏候 指揮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契勘近
准 指揮令本司馬軍於扇箕船前行續准
指揮為扇箕船在後隔遠令次趙密軍馬後
行緣所管步人在前馬軍在後難以照會伏
乞 指揮將馬軍步人同前行謹具申 尚
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收到胡清等甲省狀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岳飛狀申今具節次收到歸
正偽統制統領官等下項

一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潁
順軍權知鎮汝軍馬軍統制官
胡清

一統制官一十員武翼郎劉遇修武郎
劉德宗迪從義郎閤門宣贊舍
人游臯從義郎韓青秉義郎杜
彥楊宣楊珍成忠郎呂榮借補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李忠
一使臣一十員修武郎王賓保義郎

密承節郎王進承信郎黃欽
武校尉郭進張彥鄭德進武副
尉荆成周真借承信郎張立

右開具在前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飛竊聞
好生惡死天下常情若臨大難而不變視死

如歸則非忠義之士有所不能伏見左通直
郎直龍圖閣張所以忠許 國義不顧身雖
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終能以全節自守
而不屈不惟飛知之士大夫無不知之今蒙
朝廷已叙復元官 恩至渥矣然區區之心
欲望更賜 敷奏特與優加褒異庶使天下
忠義之士皆知所勸冒瀆 鈞嚴飛不勝皇
懼待罪之至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
狀申契勘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并史貴將帶
人兵棄城前來顯是退怯除已依軍法行遣
外其淮寧府另行差官措置伏望特降 指
揮將劉永壽史貴更賜行遣以為臨敵不用
命者之戒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
申契勘飛近為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史貴擅
棄淮寧府城已將逐官依軍法行遣及申奏
朝廷乞將逐官更賜行遣外飛遂差統制官
趙秉淵將帶軍馬前去措置占守去後今據
趙秉淵申已於七月二十三日軍馬入淮寧
府城安貼官吏居民訖申乞照會所有淮寧
府伏望特降 指揮下淮北宣撫司差官施
行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
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二月一日奉
親筆賜飛母特封國夫人尋具辭免奉 聖
旨不允今月十七日蒙降封母姚氏福國太
夫人告軸契勘飛母姚氏見係太恭人其前
件告命却係榮國太夫人上擬封所有榮國
太夫人告即不曾祇受今來降到福國太夫
人告軸隨狀繳納前去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

密院伏候

指揮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准 都督行府劄子勘會制置使司近差官兵平蕩湖賊了當內奇功第一等人並已推恩訖其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岳雲亦係奇功緣雲係岳飛之子不曾保明除已具奏乞優與推恩外劄付飛照會契勘今來平蕩湖賊並係將士

戮力用命之功男雲雖曾隨軍前去即不曾立到顯效所有前項行府照劄飛即不敢令男雲祇受今隨狀繳納乞不施行謹具申都督行府伏候 指揮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狀申准 都督行府劄子勘會行府恭被 聖訓應措置軍事一面相度施行契勘岳少保已除湖

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所有將來進發至京西路分行下僞界文字合添入河東二字以湖北京西河東宣撫副使繫階其行移湖北以裏州軍及關申 朝廷并行府等文字自合依舊已於三月三十日劄下岳少保照會施行去訖須議指揮右勘會若將來有河北申到本司軍前文字即聽行節制仍於階內添入節制河北路五字餘依已劄下事理施行除已遵依指揮施行外契勘河東河北兩路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九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水集卷之十

公牘下

建康捷報申省狀

承州捷報申省狀

賀州捷報申省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虔州捷報申省狀

虔賊捷報申省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平湖寇申省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鶻旋即君捷報申省狀

檄

奉詔移偽齊檄

律詩

題翠巖寺

寄浮圖慧海

詞

小重山

題記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建康捷報申省狀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下都統制岳飛
狀申照對飛自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起離建康府至廣德軍界與金賊六次見陣
收復溧陽縣及於常州界以來邀擊金賊襲
逐至鎮江府恭依 聖旨親提重兵至建康
府與金賊戰聞追殺過江收復了當其生擒
到偽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千戶留
哥及女真漢兒等今差使臣管押申解前去

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承州捷報申省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秦州鎮撫使兼知
秦州岳飛狀申恭依指揮選精銳分頭會合
及率人馬直抵承州掩殺金賊三次見陣獲
捷所有逐次生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高
太保等除身死外見管女真三人阿主里孛
董白打里蒲速里渤海一名李用契丹一名
毛毛可濕奚人三人王哥合主留哥漢兒一

十二人李延壽趙月一張大李興門侯孝與
解德小兒麻大曹黑兒楊四兒楊章兒孫公
儀今差使臣某人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院伏候 指揮

賀州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閏三月六日飛進兵離賀州二十餘里曹
成賊兵三萬餘人占據山險迎敵官軍即時
鼓率士卒掩殺賊兵敗走飛又率兵追至賀
州城東江岸其賊望桂嶺路逃遁前去飛尋
勾本軍離賀州二十餘里下寨並不曾放人
入城賀州錢糧係廣西經略安撫許中下統
制歐陽臨羅選等差丁兵占守所有飛一行
軍馬只沿路就賊糧斛食用飛見行進兵前
去桂嶺縣破滅曹成大隊次謹具申 尚書
省并樞院伏乞 照會謹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收捕曹成除於
今年閏四月五日自遶嶺路下手掩殺曹成
下把隘并遊掠賊兵破蕩州界太平場賊寨
當月六日離賀州二十餘里殺散曹成下賊
兵三萬人十二日殺散北藏嶺上梧關守隘
賊兵占奪關口十三日殺散曹成發來照應
北藏嶺夾擊官軍賊兵一萬五千餘人除已
具殺獲次第捉殺人數奪到弓竿剛槍刀等申
樞密院外飛契勘曹成自桂嶺即剗立大寨
至北藏嶺約六十餘里盡是山險河澗唯狹
路往來人馬不得並行兼北藏嶺上梧關蓬
嶺三隘所阻已取奪北藏嶺上梧關兩隘了
當至閏四月十五日進兵蓬嶺其賊嚴備隘
口把截官軍飛於當日未時以來分布兵將
一擁上嶺與賊戰敵其賊大敗四向奔潰殺
死及掩擁入河不知其數十六日取桂嶺縣

金竹科紀卷九
取奪大寨了當其曹成帶領殘零潰賊望連
州路逃竄奪到槍刀金鼓旗幟不計數目及
奪到被虜人民數萬人放令歸業飛見遣四
向搜邏勦戮追襲殺捕并關報廣東經略把
截乘勢掩殺外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恭奉

聖旨收捕曹成賊馬於今年閏四

月五日遶嶺沿路掩殺破蕩巢穴了當其曹
成奔竄廣東連州遂遣本司統制官張憲追
趕掩殺收復連州了當曹成已入湖南望江
西逃竄并曹成先發都統領王淵賊馬望桂
陽監路前去尋遣本司統制官王貴追趕殺
散其餘徒黨望江西散走賊勢大段窮蹙飛
除已躬親提兵勦殺招收外飛契勘捉到曹
成下將官張全等通說曹成軍中實有河北

河東山東京畿陝西等七萬餘人飛自今年
閏四月五日後來節次殺戮約及大半平蕩

指日伏恐 廟堂過憂上勤 宵旰謹具申

尚書省密院伏乞 敷奏施行伏候 指揮

虔州捷報申省狀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岳飛狀申契勘恭奉 親札處分措置虔州

等處盜賊飛准江南宣諭牒據吉州龍泉縣

申本縣被賊人彭友李動天結集頭領兇賊

偽稱十大王已經四年攻破八縣大段猖獗

其彭友等賊徒見在本縣界武陵烈源陳田

三處割寨飛恭依 聖旨先差使臣齎文字

前去招諭其偽十大王彭友等八頭項並不

肯聽從又結集永新縣界群賊尹花八等二

項賊徒三千餘人等迎敵官軍飛分遣統領

官張憲取一路王貴取一路飛躬親統率軍

馬取一路約期會合迎敵其賊沿山擺布飛

遂率將士戰鬪當日賊眾敗走下山奪到隘

口數處飛躬親督率軍馬分頭下山與賊戰
鬪殺死賊徒遍滿山谷并槍牌衣甲等及奪
救到被虜老小二萬餘人已放令逐便具錄
奏聞外飛續遣兵於山村搜殺不盡殘黨
捉到賊魁偽十大王彭友李滿并以次頭領
隨軍監防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虔賊捷報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
舒蘄州制置使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令飛躬親前去虔州討捕盜賊飛恭依
指揮起離到吉州有彭大名友等作過飛先
差人招安不肯聽從分布軍馬與賊鬪敵殺
死賊徒不知其數捉到彭鐵大并以次首領
李動天又往虔州分遣統領官說諭諸寨頭
目並不肯聽從遂行進兵於興國縣衣錦鄉
一帶節次逢賊見陣大獲勝捷并攻破山寨
數餘座生擒賊首王彥鍾超呂添羅閑十

陳顥藍細禾謝敵鍾大牙劉八大五盧高處
置訖委是盡靜別無未獲賊徒今依 指揮
將實有功將士開具等第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
飛狀申據統制官徐慶牛皐申部押人馬前
來廬州到本州安泊未定間有番偽賊兵逼
近州城遂躬親率所統人馬出城迎捍鬪敵

自申時轉戰至酉時其賊敗走大獲勝捷殺
戮賊兵三十餘里除殺死并斬首級外活擒
到番偽賊兵八十餘人奪到馬八十餘匹槍
刀不知其數目賊馬走透前去飛契勘元差
徐慶牛皐等將帶官兵二千餘人前去廬壽
濠州天長軍以來掩擊賊馬今到廬州城下
逢賊戰鬪除在城內及在城南下寨官兵更
不開具外今具接戰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
六人分爲等第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平湖寇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飛近招捉到水寨劉衡夏誠楊收楊壽石顥等及諸路頭領小寨二十餘座并黃誠楊太周倫下徒衆節次取問得願歸業人於六月十八日終出給公據放散二萬七千餘戶各量支米糧歸業外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

謹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據王貴申偽五大王擁賊兵前來離何家寨四十里地名大標木依山勢擺布迎敵官軍於十一月初十日與賊交戰大獲勝捷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小貼子飛契勘偽五大王擁番偽重兵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侵犯唐鄧州漢上一帶作過飛
遂遣發軍馬措置今雖獲大捷
緣已至蔡州界去京城大段比
近勢未能便行深討飛見星夜
前去相度若蔡州可下即行收
復差官主管州事畢班師別聽
朝廷指揮伏乞 照會

鶻旋郎君徒報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
申據本司統領官李寶孫彥申探得金賊四
太子前軍四箇千戶將領馬軍大隊四千餘
騎前來宛亭縣界荆埋下寨寶等於五月二
十四日晚部領人船前去一更以來劫殺金
賊大寨殺死并擁掩入黃河不知數目殺死
千戶三人并鶻旋郎君奪到白旗一面上寫
都元帥越國王前軍四千戶字奪到馬一千
匹六月二日有番賊金牌郎君會起東京以

金仁科編卷十六
北番賊大隊前來寶等統率人兵向前掩殺
賊兵敗走望南逃遁追殺二十餘里殺死擁
掩入黃河不知其數奪到噐甲不少委是大
獲勝捷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
謹狀

檄

奉 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售忝臺臣累蒙任
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 國恩乃敢背棄

君父無天而行以 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
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
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
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
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
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
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駟騎交馳羽檄疊
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
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

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
之梟群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
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協
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極溺
蘇祐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
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
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
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為叛人嗾桀犬以吠堯
言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
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
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
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
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
敢沙漠群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
酋席卷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

溢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
男兒立志扶王室 聖主專師滅虜酋
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詞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
起來獨自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
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題記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
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
洗蕩巢穴亦且快 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
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
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

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蹀血虜
廷盡屠夷種迎 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
圖 朝廷無虞 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
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
僊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
立竒功殄醜虜復三關迎 二聖使 宋朝
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

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
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祈門西約一舍
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
王團練并幕屬隨嬉馬觀其基址乃鑿山開
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
密掩煙薨 景瀟洒實為可愛所恨不能款
曲進程 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

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
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 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

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 二聖遠

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 社稷威靈

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 兩

宮還 朝寬 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

蜂蟻之群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

年七月初七日

鄂國金佖稗編卷第十九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

孫奉議郎權鑿遣嘉興軍府兼管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通叙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

奮自單平 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

高宗皇帝受 密詔 開霸府而先臣首被
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
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 明主自信
不疑勳名既高讒基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
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
一撻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
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
而罷士儻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

莫湏有二字何以服天下為問而奪之柄最
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 闈而坐極典矣一
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鍛鍊自諫
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
得廉車姚政龐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
沐紱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
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
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
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為也蓋

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乎怒之吏
目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為也而異時同列之
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
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
之可也朝上匪函暮拘天狴風旨之下凌虐
可知訖不能遺寸草之命僂及其身為世大
耻而先臣既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
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甚悉
殄而宏圖之言適合 聖意宏圖蓋未敢逆

為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
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
者重以 念先臣不忘之 德意屬之

孝宗皇帝 嗣位之初首加 昭雪既 復

其官爵又 錫之冢地 䟽以寵命而祿其

孫子 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 給以元業

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 旌以廟貌而俾有

以尉部曲王軍之心 日月照臨下燭幽隱

雨露沾漑徧及死生 聖恩洋洋復出史牒

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先臣之榮者也 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耆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 太上之本心而 今皇所以奉 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徇 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紓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

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巳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謹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歎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寃澈遂喻之以當以 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為岳公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而哭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

復官之旨亦畧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贖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臣區區之辨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爲冤請叙先臣之所以冤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寔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二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我不可此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疆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揜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覲於室撻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

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
 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
 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
 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 燕間嘗一及
 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 資善
 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 國本之意非
 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 儲之
 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
 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摺撫世忠
 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 上意先臣曰
 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 朝廷軍
 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為者若使飛摺撫
 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反與耿著獄
 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
 忠同 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
 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 上驚諭
 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
 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

心而諂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
唱和一辭遂啓大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
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
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
西之逗留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
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
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
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
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
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興獄雖張俊
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辨皆可
覆也嗚呼冤哉籲 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

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
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
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
自是可堅而查籛嘗謂人曰虜自叛 南之
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 上班師
兀术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

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為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而後述所以為籥 天辨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蹶叛將而降其眾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

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穎陳數十郡復於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 國亟命班

師使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為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齟齬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

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
易簣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
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
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
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
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
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 儲而下凡五
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 信史下
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
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
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
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尅焰
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
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
監修 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
至形於色其間如闕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
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
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

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
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誣之五條雖天
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
夫庸俗騰於說按之 詔旨而不謬驗之歲
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 國史未
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 上召當
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 御札明著
其罪 日星焜耀 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
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密

禮之壻謝及家取之以滅迹 煌煌奎畫尚
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
特先臣之不幸 廟謨 神筭鬱而不彰檜
之罪尤不勝誅矣 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
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
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
無攷也嗚呼此籲 天辨誣之所以不得不
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
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

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
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
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
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
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
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
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
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
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

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
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值先臣之事如李
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
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
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辨而自
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
得非以先臣勦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
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
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寘散可也

上歛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
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
闢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
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
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
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
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遠畧
爲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結
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
爲不必辨謹叙

鄂國金佖稗編卷第二十



